

宋

史

九
七

列傳卷第九十五

宋史三百三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司馬光 子康

呂公著 子希哲

希純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
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
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群
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
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仁宗
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

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
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內外
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
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
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先言繁纓以朝
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而贈
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賜
謚文正光言此謚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
莊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
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

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荅

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輒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

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
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
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
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
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
于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充國公
主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母楊歸其兄璋主入
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
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既黜主安

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
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
吏喧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
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
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
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
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
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
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
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

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袞蓋引却
慎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
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
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
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
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
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勲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帝疾
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為孝昭後
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
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

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其以手藁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畧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

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
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
爲能漸不可長宜勅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
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三上章謂國
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
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
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后還政有
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
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佾無功除使相
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

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先復爭之國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責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踈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

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
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
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
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
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
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
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
宜黜之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爲翰
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
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

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既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

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
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
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
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詔錄頴
邸直省官四人爲閣門祗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
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
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
役爲之西戎部將寃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
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䟽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
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

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
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
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
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
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
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
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
於是復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
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
也顧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

善爲荅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
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
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
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
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
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
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
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
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
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

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